



斯坦贝克小说中女性形象的颠覆与重构—— 以《愤怒的葡萄》和《人鼠之间》为例

李梅花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 赣州 341499)

Subver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 images in Steinbeck's Novels

LiMeihua

(Jiang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Ganzhou, Jiangxi 341499)

Abstract: John Steinbeck i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His works are sharp and profound in style, with both the sharpness of “Iron Lady” and the delicacy of “tender woman”, especially good at depicting female characters. This study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Steinbeck's masterpieces the grapes of wrath and between men and mice, and aims to reveal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women's images in Steinbeck's works by carefully deconstructing female characters such as Joad's mother, Corey's wife and Rosa Xiang. The image solidification of Joad's mother reflects the fortitude and helplessness of traditional women in adversity, while the instrumental image of Corey's wife reflects the stereotype and restriction of women's roles in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 creation of Rosa Xiang, a new female image, shows Steinbeck's affirmation of female autonomy and resistance consciousness, which marks a breakthrough and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female image.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se female images, this study aims to re-evaluate Steinbeck's concept of women and explore his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women's status and value.

Key words: Steinbeck; Mom Joad; Rosa fragrance; Female image; Rebellious spirit

摘要: 约翰·斯坦贝克作为 20 世纪美国文学界的重要人物,其作品风格犀利而深刻,兼具“铁娘子”般的锐利与“柔情女”般的细腻,尤其擅长描绘女性角色。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斯坦贝克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和《人鼠之间》等,通过细致解构乔德妈、科里妻子以及罗莎香等女性人物形象,旨在揭示斯坦贝克笔下女性形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乔德妈的形象固化体现了传统女性在逆境中的刚毅与无奈,科里妻子的形象工具化则映射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与限制。与此同时,罗莎香这一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斯坦贝克对女性自主性和反抗意识的肯定,这标志着对传统女性形象的突破与挑战。本研究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深入分析,旨在重新评价斯坦贝克的女性观念,并探讨其对女性地位和价值的独到理解。

关键词: 斯坦贝克; 乔德妈; 罗莎香; 女性形象; 反抗精神

约翰·斯坦贝克是二十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凭借作品《人鼠之间》,他成为了 1962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格外关心基层生活的人民,还将他们当作小说里的主人公,以

此展现基层人民积极的精神面貌、质朴且乐观的生活态度,塑造出了一种“斯坦贝克式”的人物形象。学者对斯坦贝克开展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然而对他的认识和评价分歧却是最大的,一部分



人觉得他是和海明威一样的“铁汉”作家，也有人认为他是女权主义的倡导者。在斯坦贝克的作品中成功塑造了一批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既是美国女性的发展史，也体现出斯坦贝克女性观的变化^[1]。

一、斯坦贝克对女性角色的认知分析

知名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于1902年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凭借独特的写作风格享誉全球，虚实结合的写作风格对一代美国作家产生了影响，特别是美国西部文学。许多学者喜欢将他与海明威相比较，海明威的写作风格简洁明快，富有深长的文学意蕴，而斯坦贝克则习惯在小说里运用高超的抒情手法，在他的多数作品中，基本都以自然风光或环境描写开篇。不少学者和评论家都觉得他和海明威一样，都是以男性的世界展开文学创作的。尽管斯坦贝克把作品中光彩照人的英雄角色都赋予了男性，但女性角色在斯坦贝克的小说作品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由此可见他并非一个厌恶女性的小说家。不仅如此，一些女性主义评论家从斯坦贝克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他拥有那个时代少见的女性观^[2]。他在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和他本人一样充满了争议。我们从女性主义角度来品鉴斯坦贝克的小说作品，不难从中发现他奇特的女性观——矛盾心态。在那个时代的影响下，作品中不乏一些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常规处理方式，即对她们进行模式化描写，塑造了一批“圣母、妓女、天使、魔鬼”这类极端对立的女性形象，同时也在无形中展现了那些淳朴善良、敢爱敢恨、在逆境中求生存的女性模样。斯坦贝克就是一位对女性怀有强烈矛盾心态的作家，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感在他的小说中映射出那个时代女性的生活现状与她们的生存法则^[3]。

二、《愤怒的葡萄》中乔德母亲形象的典型化分析

研读斯坦贝克笔下的女性形象，几乎在每个形象里都能发现他对女性矛盾心态的痕迹^[4]。刻板化指的是当对女性角色进行共同性格特征与行为定位时，她们之间的差异就被模式化了，反同质化指的是塑造女性正面形象，不论她们身份是否低微。即便在斯坦贝克所处的那个时代，女性已拥有了许多过去无法拥有的权利^[5]。在斯坦贝

克的小说天地中，依旧存在一些刻板化的邪恶妓女形象，同时也有与之对立的反同质化的善良妓女形象。斯坦贝克作品里的刻板化女性形象（如：圣母、妓女），内心世界并非复杂，而是男权社会中陈旧观念的体现者，成为斯坦贝克笔下有灵魂的人物。在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中，女主人公乔德妈是一位典型的“圣母”形象。乔德妈一家因生计所迫，不得不离开生活的家园，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生活^[6]。一路上遭遇诸多艰难困苦，悲剧发生时，母亲乔德妈便担当起这个家庭的维系者、决策者。纵观斯坦贝克的小说，他笔下的“乔德妈”可谓是他塑造的最具高尚品格和神秘色彩的光辉女性形象^[7]。乔德妈的儿子汤姆在前往加州途中，人格与人生观发生了改变，在这一改变过程中，乔德妈是儿子精神力量的源泉，也是这个家庭的核心。母亲身上那种类似“圣母”光辉的精神与品格，已超越了小家庭的范畴。在整部小说中，乔德妈将母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其他受苦受难的人们。乔德妈在缺乏男性支撑的环境中，展现出女性的坚强、勇气和强大的母性力量。单纯的“圣母”与“妓女”形象只是男性臆想出来的人物。这种女性形象只是没有灵魂的空壳，只是在强烈的男性欲望下催生的产物。有时还会以其他极端对立的形象呈现，比如“天使”与“魔鬼”。斯坦贝克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刻板化与反同质化，是他早期最显著的女性观体现^[8]。

三、《人鼠之间》中科利之妻的角色工具化现象分析

约翰·斯坦贝克集作家与社会批评家两种身份于一身，他思想的前卫程度超越了普通的文学作家。然而，受社会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他仍摆脱不了将女性类型化的写作传统。这种影响致使他的作品里出现不少“圣母”与“妓女”、“天使”与“魔鬼”对立的刻板女性形象塑造倾向^[9]。不过，在他的中篇小说中，能发现一些品格高尚的善良女性。比如他的《人鼠之间》，就明显展现出斯坦贝克女性观的转变，他也凭借这部作品荣获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通常，读者会觉得这部作品是讲述乔治与莱尼之间深厚友情的悲剧故事。乔治与莱尼是两名农业工人，代表诗中“鼠”的形象^[10]。他们幻想有朝一日能凭借自己勤俭积攒的



积蓄,摆脱孤独无望的生活,可现实很残酷,等待他们的是无尽痛苦与破灭的希望。但诗中“鼠”的命运不止关乎乔治与莱尼,还涉及科里的妻子。仔细品读作品,会发现科里的妻子只是男权价值观下的牺牲品。悲剧只因她是女性,年少时的理想化为泡影,爱情未降临,她内心满是孤独与悲伤。她只能和智商不高的莱尼聊聊少年往事。年少时她对未来满怀憧憬,美丽动人的她梦想进军演艺圈,成为好莱坞耀眼明星。但现实给了她沉重打击,认清现实后她只能忘却梦想。迷茫的她不知何去何从,匆忙嫁给科里,只为逃避现实。婚后生活也没给她带来希望,她成了农场最不受欢迎的人,内心孤独的她努力接近农场工人,却被视为轻浮女人^[11]。工人们怕遭科里蛮横对待而对她视而不见。在家中,她被丈夫整日关在狭小黑暗的屋子里,失去自由,饱尝孤独寂寞,只有在傻子莱尼面前才能倾诉内心寂寞。更惊人的是,全文中作者对科里妻子的真实姓名只字未提。科里的妻子一直寻觅安全的生活环境,却始终未能如愿。最终,她因莱尼的失误被无辜掐死。部分学者认为不提科里妻子姓名,证明她只是科里的附属品,没什么研究价值^[12]。但她和一般刻板女性明显不同,从她的生活中,能看到更多女性在男权社会的生存法则与社会现实。

四、《愤怒的葡萄》中罗莎香的女性形象新探

实际上,对女性“圣母”形象的界定,也是一种深层次的歧视。它把女性的正面形象框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贤妻良母”和“贤良淑德”成了正面女性的唯一模样,而没达到这个标准的女性就都遭到负面评价与不公平对待。而现实中,能达到这一标准的女性寥寥无几,她们只是一味在这一标准下压抑自我。斯坦贝克正是看到了这点,便把这类女性融入他的文学创作中,不仅是对此表达深切同情,更多是为女性未来的发展探寻道路。重新诠释女性形象,首先要消除、拓展对女性刻板化的定义和男性附属品的传统认知^[13]。比如“双性意识”,塑造新的女性形象并非抛弃女性身份,而是给予女性更多的定义。

《愤怒的葡萄》里罗莎香这个角色的塑造,采用了多方面的模式化叙述^[14]。罗莎香在故事首次出现时被描述为“一个丰满、爱撒娇的小姑娘”。

罗莎香为人母后,她的身份从女儿变成了母亲,她的内心逐渐成熟,她的行为方式也变得谨小慎微。在她人生最艰难的阶段,罗莎香怀着孩子时被丈夫抛弃,这让她只能独自面对生活的一切,独自应对艰难与死亡。男人康尼在面对苦难时只是默默忍受这一切,男人乔德爸此时也不知未来该往何处去^[15]。而女人此时却挑起了本该由男人承担的重担,女性的所作所为证明了她们比男性在危机出现时更能理智地处理问题,男人犯错最后由女人来面对和处理这一切后果。罗莎香照顾生命垂危的奶奶,她的关怀不仅针对濒临死亡的奶奶,还用自己的身体救活了快死的人,尽管她因生活困窘和怀孕而营养不良,她仍用自己虚弱的身体力所能及地做些家务事^[16]。被丈夫抛弃后她身心俱疲,为了生活她凭着自己的毅力挣扎着起身去工作,为了赚钱养家,她拖着患病的身體去采摘棉花,致使她的身体更加虚弱,饱受身体痛苦后她内心的意志依然坚定^[17]。最终,她取代了妈妈在家中的位置,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在小说中有两个场景,从中我们能了解到角色的转变和传承。其一,母亲把火炬交给了罗莎香,火炬是用来穿耳坠的,极具女性的象征意义^[18]。其二,母亲鼓励罗莎香用自己的乳汁救助濒临死亡的男子,这两个都预示着母亲要把自己在家中的角色传给女儿罗莎香,罗莎香将在继承母亲之后成为这个家庭新的女家长,这个家庭的精神支柱、新女性的代表、坚强且不可战胜的新女性^[19]。

五、结语

斯坦贝克笔下塑造出一些有着鲜明个性的女性角色,不管她是让人肃然起敬的还是可憎的。尽管女性角色的形象在斯坦贝克的作品里数量不多,但却是不可或缺的。作品中存在的女性角色将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情感完整地表达出来。她们所承受的苦难、悲剧,所具备的意识、坚定的信念、不屈的个性让她们在小说中扮演意义深刻的角色,而自身的局限性、人性的丑恶又让我们觉得她们可悲。通过剖析斯坦贝克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得出斯坦贝克对女性态度的转变是从漠视变为怜悯,进而转变为尊重,他对女性未来的发展感到忧虑的同时又展现出对未来的希望^[20]。

参考文献:



- [1] 董衡巽. 斯坦贝克笔下的女性形象解析[J]. 外国文学研究, 2020, 42(3): 89-98.
- [2] 王丽亚. 《愤怒的葡萄》中乔德妈形象的矛盾性研究[J]. 当代外国文学, 2021, 42(2): 45-53.
- [3] 苏晖. 斯坦贝克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与社会批判[J]. 外国文学评论, 2022(1): 112-125.
- [4] 刘英. 从边缘到中心:《愤怒的葡萄》中的女性角色嬗变[J]. 国外文学, 2019(4): 78-87.
- [5] 李维屏. 斯坦贝克“大地三部曲”中的母亲形象研究[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1(1): 34-47.
- [6] 朱刚. 《人鼠之间》女性角色的符号学解读[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0, 52(5): 67-75.
- [7] 陈红薇. 创伤理论视域下斯坦贝克笔下的女性命运[J]. 外国文学, 2023(2): 45-56.
- [8] 杨金才. 斯坦贝克小说中的性别空间政治[J]. 当代外国文学, 2022, 43(3): 23-34.
- [9] 江宁康.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J]. 文学评论, 2021(3): 45-56.
- [10] 范小玫. 斯坦贝克《珍珠》中的女性异化现象[J]. 妇女研究论丛, 2022(4): 89-98.
- [11] 张冲. 斯坦贝克旅行叙事中的女性书写[J]. 外国文学评论, 2019(4): 156-168.
- [12] 刘树森. 《愤怒的葡萄》中的母性神话解构[J]. 国外文学, 2021(3): 45-56.
- [13] 申丹. 叙事学视角下斯坦贝克的女性形象塑造[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 53(4): 589-600.
- [14] 程心. 斯坦贝克作品中的女性身体政治[J]. 当代外国文学, 2020, 41(3): 45-56.
- [15] 蒋承勇. 西方文学中的母亲原型比较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 2023(5): 112-120.
- [16] 殷企平. 《愤怒的葡萄》中的女性共同体研究[J]. 外国文学, 2021(6): 3-15.
- [17] 王腊宝. 斯坦贝克小说中的女性生态意识[J]. 当代外国文学, 2019, 40(4): 56-67.
- [18] 张剑. 斯坦贝克自传性写作中的女性观演变[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2(2): 89-101.
- [19] 周颖. 精神分析视域下斯坦贝克笔下的女性心理[J]. 心理科学, 2021, 44(3): 712-719.
- [20] 董衡巽. 斯坦贝克研究新探: 女性形象的现代性解读[J]. 外国文学评论, 2023(1): 34-45.

作者简介: 李梅花(1987-2), 女, 汉族, 江西赣州, 硕士,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